



社科论丛

元文论

基本理念与基本问题

YUAN WEN LUN

JIBEN LILIAN YU JIBEN WENTI

■ 张大为 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元文论

基本理念与基本问题

YUAN WEN LUN

JIBEN LINIAN YU JIBEN WENTI

■ 张大为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元文论：基本理念与基本问题 / 张大为著. --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7
ISBN 978-7-5563-0381-6

I. ①元… II. ①张… III. ①文化研究 IV. ①G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73399号

出版发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人：钟会兵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7号

邮编：300191

电话/传真：(022) 23360165

(022) 23075303

网址：www.tass-tj.org.cn

印刷：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14

字数：201千字

版次：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5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天津社会科学院2012年度重点课题（12YZD—02）
天津社会科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

序 一

吴思敬

张大为先生是近年来崭露头角的青年文艺理论家。他最新完成的天津社科院重点课题《元文论：基本理念与基本问题》，是当下文艺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

该课题提出的“元文论”论纲，是对文学理论本身的理论思维和理论思考，显示出强烈的思辨性和深厚的理论功底。他所提出的“元文论”视野中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是对当下文艺理论诸多问题的思考与回答，极有针对性。

作者学术视野开阔，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诸多问题有深入的思考。论著观点鲜明，结构谨严，达到了哲理的深刻性与现实的针对性较完美的统一。

我认为《元文论：基本理念与基本问题》是一项优秀的文艺理论研究成果，同意结项。

2016年10月26日

序二

张桃洲

张大为先生的《元文论：基本理念与基本问题》以“元文论”为研究和论述对象，从整合中西理论问题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命题与见解。该著将“元文论”认定为“理论的理论”“关于思维的思维”，而非一般的“文学基本原理”或“文学概论”，这就为其论题的展开设定了一个有难度的理论前提。在著者看来，“元文论”的重心在于思维的解放，他强调思维的“深度主体性”与“完成性”，并重点探讨启蒙思维与当下文学理论的学术格局、教育学视野下文学理论困境以及以理论的态度面对、深化、超越理论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该著的意图不是摒弃或排斥关于文学理论的原理性探讨，而是将之置于“元文论”的框架，重新检视其中包含的诸多命题，如“问题”与“边界”、“内部”与“外部”、“时间”与“空间”、“隐喻”与“转喻”、“古典”与“现代”、“理论”与“实践”等。著者提出的“新经学”虽然有待进一步展开，但相关讨论无疑具有启发性。

总之，这是一部思辨性强、具有原创性的著作，达到了预期研究目的，建议准予结项。

2016年10月26日

目 录

序一 / 1

序二 / 1

导论 元文论的基本理念 / 1

第一节 元文论论纲:文学理论是什么 / 2

一、元文论以“立”为“破”,首先强调一种肯定性的理论思维 / 2

二、元文论思考关于文学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体系 / 7

三、元文论强调思维的“深度主体性”与“完成”的理论,指引关于文学重大问题的文化决断 / 11

第二节 启蒙思维与当下文学理论的学术格局 / 15

一、启蒙心态下的文学理论知识构造 / 16

二、走向启蒙的深处:文学理论知识人格的嬗变与重建 / 20

三、再造“启蒙”:文学理论与全民教育 / 25

第三节 教育学视野中的当下文学理论困境 / 30

一、文学理论教育学性质的归属与认同混乱 / 30

二、文学理论的价值理念与教育目标的缺失 / 33

三、文学理论作为理论思维培育体系的破碎 / 37

第四节 元文论的文化意志与实践姿态:走向理论的深处 / 41

一、以理论的态度面对理论 / 42

二、用理论的思维深化理论 / 45

三、从理论的深处超越理论 / 49

第五节 结语:元文论的基本结构与基本内容 / 53

第一章 文学的“问题”与“边界” / 58

第一节 “问题”与“边界”:文学的还是“文学理论”的? / 58

第二节 文学文化本质认知与文学心智展开的两个向度 / 65

第三节 文学的“问题”与“边界”:以文学问题性的整全格局重置生活世界的意义边界 / 71

第二章 文学的“内部”与“外部” / 79

第一节 “内部”与“外部”之分:文学理论思维的世纪梦魇 / 79

第二节 文学“内部”与“外部”的贯通:生活世界的价值抉择时刻 / 84

第三节 “出以自然,合同道体”:刘勰“自然道体论”的文学本源观念 / 89

第四节 在作为生活方式和文化政治构成的文学“内部”与世界重逢 / 94

第三章 文学的“时间”与“空间” / 100

第一节 文学的“时间”与“空间”问题对于文学本质的深度介入 / 100

第二节 文学的“时间”与“空间”和文学向存在领域展开的全面文化本质 / 107

第三节 文学的“时间”与“空间”:在肯定性的分疏、复沓当中的充实与丰富 / 113

第四章 文学的“隐喻”与“转喻” / 120

第一节 “隐喻”与“转喻”的中西文化传统视界 / 121

第二节 “隐喻”与“转喻”的意义构成机制 / 125

第三节 进入伦理和文化实践领域的“隐喻”与“转喻”:比兴与忠恕 / 130

第四节 “隐喻”“转喻”的倒错与文化历史畸变 / 140

第五章 文学的“古典”与“现代” / 147

第一节 文学的“古典”与“现代”:作为尖锐的现代生活秩序与文化政治问题 / 148

第二节 文学传统问题上古今之变的文化实质与文明价值内涵 / 155

第三节 走出文学“古典”与“现代”的悖论:在文学修辞中重构灵魂的自然秩序 / 162

第六章 文学的“理论”与“实践” / 170

第一节 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关系是生活秩序的映现 / 170

第二节 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之间是价值关联与文化格局 / 175

第三节 “操斧伐柯”:陆机《文赋·序》的“元文论”格局 / 180

第四节 文学“理论”的轴心是对文学“实践”之问题性、真理性的肯定意志 / 185

结束语 “新经学”视野与文学理论“文明诗学”格局重建 / 191

第一节 “天生烝民,有物有则”:重返“生活世界”的文学理论 / 191

第二节 从“修辞立其诚”到“曲成万物”:这是“文学主体论”吗? / 194

第三节 “字之曰道”:作为“具体的具体性”的文学修辞 / 199

参考书目 / 204

导论 元文论的基本理念

“元文论”不是要在概念上更加抽象的“高度”与思维的空转当中来理解文学问题,而是通过对于理论本身的概念构成进行严格的理论思维与审查,明确文学理论本身的概念性性质与概念思维本质。因此,在“元文论”当中:“人应当扬弃一切假定,以便把一切当作概念的产物重新接受”^①,并由此重新回到生活世界的文化具体性与文明价值的张力当中,来超越抽象的概念体系内部与外在的文化价值、文明现实之间的僵局以及一种简单、单线的关系。于是在这里,一方面,对于“元文论”的理论思维来说,对于概念应该持一种类似中国传统哲学与文论当中思而不执、定亦无定的态度,来解决“元文论”必须同时兼备的反思与建构的双重理论姿态之间的二难选择,并以此来体会文学理论应有的文化职责,同时它也是中国文论、尤其是“元文论”应有的一种精神气质与对传统的积极继承;另一方面,也没有纯粹客观、中立的“元理论”思维或者“元文论”,没有一种工具性的“关于思维的思维”^②,黑格尔式的辩证思维、杰姆逊的“元批评”以及各种“元美学”“元语言学”“元史学”等都非这样的不偏不倚元思考与元理论思维。综合这两个方面,“元文论”的概念性的元思考与元理论思维背后所指向的,是一个不可避免、但以其内在的普遍性拒绝一切概念性、理论性标准审核的思想取向与价值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62页。

② 黑格尔:《逻辑学》(《哲学全书·第一部分》),梁志学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格局——“文明诗学”的文学认知与文化实践格局。它不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具体的文学理论或诗学的范型与模式,而是一个文学思考的总体性的视野与实践归宿,是“元文论”思维展开的必然指向与题中应有之义。

第一节 元文论论纲:文学理论是什么?

“元文论”不是指“文学的基本原理”和“文学概论”,而是意味着“理论的理论”,意味着“关于思维的思维”。“元文论”因此是对于文学理论本身的理论思维与理论思考,它思考关于文学问题的思考,理解关于文学问题的理解,思维关于文学问题的思维。“元文论”的目标,是由此“引导”而不是“代替”人们认知、思考与回答关于文学理论的重大问题、关于文学的重大问题:这样一个过程,不能靠给出一个确定的、具体的文学理论建构和文学定义来做到,但同样不能通过简单地颠覆与解构这样的文学理论构造与文学概念本身来做到——这是中国当下的种种历史主义、相对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文学理论所试图做的,而只有通过“理论的理论”和“关于思维的思维”层面上的“元文论”才能做到。

一、元文论以“立”为“破”,首先强调一种肯定性的理论思维

“元文论”将自身展开在如下两个方向的“极端化”的思想视域之间:一方面,“元文论”的前提是一个极其简单与素朴的事实,即世界上存在着(诸如古典的与现代的、中国的与西方的、当下的与未来的、现实的与可能的)文学理论这么一回事;另一方面,“元文论”反对以各种理由与借口主观地、简单地圈定文学理论思维视野的封闭性与狭隘性,而要求理论思维的彻底性。“元文论”认为,文学理论是对于文学现象和文学问题进行的现实的理论思维,但同时、甚至首先是对于世界的思维:失去了与世界的真理性联系的文学理论思维,也终究会失去对于文学的思考能力。然而,恰恰是由于这一点,穿透各种“后学”话语以及理论的“后现代”的碎片化与虚无主义,“元文论”至少还可以凸现一种文学理论最后的思维、思想根据与肯定性的存在图式,即对于文学理论本身的思维和思考。这至少意味着如下两点:

第一,这意味着文学理论本身作为世界视野的一个部分,在与世界发生的思维与思想联系中,文学理论与世界之间最初的、但也是最后的联系,是文学理论与自身的联系。因此,面对一个后现代的、支离破碎的世界和文学观念空间,即使文学理论失去了所有的思考对象及与世界之间的真理性联系,也仍然可以思考自身、思维自身,仍然可以与自身建立一种坚固的联系,进而文学理论仍然可以通过思维自身,来间接地、中介性地思维世界、思考文学问题。

第二,这意味着一种最远离工具理性以及将文学理论视为工具的工具主义、实用主义的思维态度和理论态度,而坚持把一些事关文学的、最重要的问题纳入文学理论思维视野:文学理论的工具主义态度,意味着像使用数学公式和手头的工具一样来使用文学理论;而“元文论”则是一种文学理论思维的总体性视野,纳入理论思维视阈的是世界的总体,这其中包括文学,但首先包括文学理论思维本身。不过,“元文论”的目的,就是通过对于理论思维自身的思维与反思这一中介过程,把理论思维背后的主体性维度的、人类生存的生活世界的问题,纳入文学理论的思考空间。

“元文论”的理论设想,不是基于任何一种“主义”和“哲学”图式,而是基于经验,基于当下中国文学理论的文化经验、学科经验、思想经验。中国文学理论当下典型的处境是,一方面面对的是“丰富”得让人无所适从的“观念”“范式”和文学理论史,另一方面却又是没有思想凝聚点与思维根据的解构性困境和“后现代”贫乏。因此,在这里,黑格尔的教导将意外地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只有思维范畴,才是可以思维的,思维终究是对于思维本身的思维,是思维永恒的自我中介过程^①。说“意外”,是因为黑格尔的思辨体系,作为一个世界的本体论图式当然不容易被今天的人们所接受,但黑格尔的本体论层面上、原本具有世界本体论性质的辩证思维机理,在今天至少在“思维学”层次上仍然是正确的,在作为“思维学”与思维格局、思想态度来处置中国文学理论当下的文化历史处境方面,仍然是有效的。对于黑格尔式的辩证思维来说,那种认为可以凭借不带任何理论前提与认知偏见的纯粹经验主体,来直接面对思维客体、思想对象的想法,只能是

^① 黑格尔:《逻辑学》(《哲学全书·第一部分》),梁志学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一种彻头彻尾的幻境;相反,只有经历一种将经验自我普遍化与客观化的痛苦过程,才能完成辩证思维机制与思维主体确立的关键程序:当主体将自己作为自己的思维客体时,思维的“主体性”才真正确立了起来。通过思维主体的中介,理论思维与文化历史经验是一种相互生产、相互规定的东西:“理念只有以存在为中介,才是真理,反过来说,存在只有以理念为中介,才是真理。”^①这种互为中介的情状,就是在思维当中实现的,而真理性也是在思维进程的展开当中,作为一个思想与存在相互中介、相互包含的总体性而被渐次抵达的。

这样一种思维机理,在文学理论领域比在纯粹哲学领域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也因此更具有黑格尔的“后现代”意义:在作为“元文论”的文学理论视野当中,我们面对的不是“思维”的起源、思维本体论、思维的历史性等问题,而是更加具体的问题,比如什么是文学理论思维?文学问题是怎样被思考的?文学问题应当如何被思考?从而,面对“丰富”得让人不知所措的文学“观念”“观点”“范式”,面对文学理论史和人们头脑中纵横交错、过于强烈的“历史意识”,文学理论思维必须变成“理论的理论”,变成“元文论”。这样,即使一切的“确定性”都不再可靠,一切的对象与客体的“本质”都在漂移,一切的问题“边界”都在瓦解,文学理论仍然具有一个可靠的、最后的思维根据与思考对象,即文学理论思维本身。文学理论至少可以是对于自身的理论思维,“元文论”至少可以通过思维与思考关于文学问题的思维方式、思维体系,来间接地、中介性地接近、思维、处置与解决文学问题。

理论是什么呢?理论是一种力图去思考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思维,理论是现实性的理论思维——如果说这样的界定是一种同义反复,那只能说明它是在强调一种“思维”本身绝对在场的现实性和现实品质。严格意义上的理论思维,尤其是作为“元文论”的理论思维,只能是一种哲学性质的概念思维。在理论思维的基本品格、基本性质上,文学理论的概念思维不同于自然科学式的“表象思维”:表象思维不能脱离各种层次上的直观表象和感性经验展开,它首先是现实经验领域当中的关系与情状的反映,因而表象思维本身依附于后者、被后者穿

^① 黑格尔:《逻辑学》(《哲学全书·第一部分》),梁志学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页。

透,缺乏持守自身的连续性与自足性。在这种情形下,表象思维曾经一度被认为是没有主体和主观性介入的、完美的“客观”性思维,因此它代表了只与“事实”有关而与“主观主义”的“价值”世界无涉的“科学”思维与“客观”研究的典范。随着人们认知水平的不断成熟,时至今日,这些过时的“科学主义”的神话,纵使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有少量市场,但在文学理论这样的人文学科领域根本很难行得通。事实上,即使在历经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后的、今天的哲学与思想条件下,也不能否认的是,从与经验现实之间的关系层面上讲,概念思维必须脱离感性经验和直观表象的层次,因而它只能建立在某种区域、某种程度的“本质”和“共相”假定的基础之上。概念思维所反映的,首先就是概念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包含的纯思想关系,但这种关系本身却不是假定的,它是思维进程当中的绝对“现实”。这就决定了概念思维本身在一定阶段、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自足性与“实体”性质,概念性的思维体系具有一种作为“中介”体系的性质——这是日耳曼思想传统、也就是人们所熟悉的康德、黑格尔甚至马克思的理论传统当中基本的“元认知”理念。

因此,与传统的文学理论所认定的“文学”在不同程度上的自律性不同,“元文论”自我肯定的理论思维,首先强调的是“文学理论”作为理论思维的某种“自足性”：“元文论”不是注重“知识”的实证性,而是强调思维的总体性;“元文论”不是指向“对象”的客观性,而是强调思维的主体性;“元文论”不是突出“范式”的相对性,而是强调思维的现实性。但“元文论”对于这种理论思维似乎是“自足性”性质的强调,并不是要坚持对于柏拉图式的理念的忠诚,而是要首先坚持理论思维自身的品质,且在认清并循顺着理论自身品质基础上,最终超越理论本身。所以“元文论”认为,文学理论只有达到上述理论“思维”的品质,才能真正实现理论的意图和目的;理论思维只有对自身负责,才能最终对文学负责;思维只有对自身进行思维,才能真正思维和理解文学问题。无视这种文学理论的基本的“思维”品格,文学理论首先就只能瓦解为“知识”手册、“范式”的展览馆、文本解析工具的工具箱。

现有的文学理论,总是以各种方式不断地去追问文学“本身”“本体”所在,并由此得出无穷无尽、五花八门的一些自说自话的“答案”,这实际只是表明,现

有的文学理论观念具有一种根本性的顽固的实证主义性质。后现代主义以来的文学现状和文学理论现状,诸如文学边界消失、文体界限淡化、雅俗合流、文学性泛化等等,这些“后现代”的问题性从某种程度上看,正是对于文学理论的实证主义思维本身的根本性质疑,正是对于现有的文学理论提出的、实际是根本性的挑战。因此,这些问题不可能通过对于现行文学理论的局部性的修正得到解决,而必须有一次理论观念、理论格局的整体性的颠倒与更新。“元文论”试图避开这种紧盯文学“本身”与“本体”的实证主义凝视,在与文学的“相关性”“关联性”维度上,以一种中介性思维的辩证性与总体性视野,对于文学进行根本性的重新审度与定位。这样,从“元文论”的理论视野出发,种种关于文学的定义模式及其不同程度的“自律性”设定,由于其本身只是一种文学思考和文学思维的结果,因此便不能将其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实和实证性的知识,而只是“元文论”进行(再)思维和(再)祛魅的对象。

现有的文学理论和文学观念总是把文学当成一个自在的、封闭性的客体、对象,所以这种理论观念和思维方式具有一种深层次的、大面积的形式主义倾向。这是因为,此种文学理论实际上是把文学这种主要是生活世界和文化价值世界的东西,当成了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对象”和“客体”。根据“元文论”的理解,在生活世界与文化价值的实质性视野之外,“客观主义”地去看待文学,从“范式”“工具”及“策略”的意义上去看待文学理论,这都无异于把生活本身看成是一个“在别处”的“客体”、看成一个实证主义的“形式”,无异于把生存本身看成是“范式”“工具”和“策略”。所以,“范式”主义本身不是理论态度,“多元主义”本身不是文化立场。事实上,很多人总在有意无意间有一种“理想主义”的美妙期待:即试图将一些类似“文本细读”之类的形式主义程序,放大为某种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适用、数学公式般的“理论”建构。但实际上,在这样的想法中,只是包含了以一种形式程序掩盖另一种形式主义虚无的双重的形式主义谬误。

“元文论”并不追求思维主题与思想内容上的普遍真理和包罗万象,但从后现代主义之后的理论思维确立自身与发挥作用的方式上讲,从当下中国文学的文化状态上讲,“元文论”是文学理论思维格局的必然的自我设计和自我定位。正因为“在后现代”之后的文化场景中,文学理论不能成为形而上学的文学理论,

不能成为神学前提的文学理论,不能成为神话形态的文学理论,所以才使我们的文学理论成为“元文论”。因此,“元文论”之外,并不意味着还另外需要一种或多种“文学的基本原理”的建构,“元文论”本身就是力图从根本上重新确立的一个文学问题的思维框架或框架性思维。“元文论”是对于现代性传统以来的惯常的文学理论思维的颠倒性重组,也是对于身处于后现代语境当中的文学理论思维的肯定性重建。在这个意义上,“元文论”不是外部的“方法论”,不是各式各样文学理论当中的一种“范式”类型,而本身就是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文学理论的实质性、普遍性的本体论构成。于是,所谓“元文论”的“本体论”性质,在如下意义上也是正确的:在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文学理论思维和对于文学问题的各式理论思考当中,其实自觉不自觉地普遍存在着一种作为“理论的理论”的“元理论”的焦虑,因此,“元文论”的性质,事实上是或隐或显地、不同程度地弥漫在这些理论思维、理论问题当中的普遍性的思维“实体”与思维格局架构。

二、元文论思考关于文学问题的思维方式与思维体系

“元文论”认为,面对一个所谓的“后现代的处境”,人们要做的不是“反理论”、抛弃理论、面对理论绕路而行,而是应该更加彻底地理解理论,更加彻底地深入、理解理论本身的全面与深度本质。抛弃理论并不能使我们更明智或更自由;简单地扩展理论思维的“对象”和“客体”领域(比如“文化研究”),也并不意味着我们由此拥有了一种更为有效的“理论”;至于综合了这两种态度,把“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之类当成是一个纯经验性、描述性的(非理论性)思维,则更是表征了双重的幻觉、以一种幻觉掩饰另一种幻觉的幻觉——在此并不是一般性地反对“文化研究”,这里对于“文化研究”的批评,也与认为它侵占文学理论固有领地的指责完全不同。

从“元文论”的肯定性情态的理论思维出发,“元文论”的首要问题,不是“文学是什么”,而是“文学理论是什么”。文学理论是对于文学问题的理论思维形式,而作为“元文论”思考与思维对象的,恰恰是(古代的与现代的、中国的与西方的、现实的与理想的)文学理论本身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问题。“文学是什么”与“文学理论是什么”从表面上看起来具有相似的提问方式与问题结构,但实际上代表的却是具有本质区别的问题性方式:“文学是什么”在多数情况下,要求的

确实是一个“本质主义”答案；但“元文论”通过对于“文学理论是什么”的思维和思考，不是告诉人们一个关于“文学是什么”的确定的、具体的答案，而是对于人们如何去思维与思考文学问题进行引导，并就文学问题在充分的理论思维与理论思考的前提下，做出相关的文化价值、文化认同方面的文化决断。

文学理论的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反本质主义有一点洞察是正确的，即在人们的文学理论思维中其实已经设定了一个关于文学的“本质”“客体”和“实体”的存在，但这已然是某种思维的结果与后果了。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只是去解构这种“本质”“客体”和“实体”的概念与概念思维本身，更不能把这种解构性、否定性、消极性的思维本身直接当成文学理论。事实上，今天中国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正在于，人们总是站在“理论”和“思维”的外部来对理论问题（包括理论自身的问题）喋喋不休，从而把理论变成“关于”文学理论的“说明书”，“关于”理论思维的一些“知识”“看法”和“感想”。这情形就好像一个人还只是站在岸上对着水面手舞足蹈，却以为自己已经在游泳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害怕“本质主义”和“现代性”的水流沾湿了自己的皮肤，有的人为摆出一个什么样的“主义”的姿态而焦虑——这实在是一些非常荒诞的场面。实际上，形而上学的思维也需要在“思维”中来克服，“本质主义”的概念也需要在概念思维的“使用”中来清洗。因而，今天的文学理论问题的关键，首先在于勇敢地跳下水去，进入理论“思维”的具体程序本身。与上述的“岸上”的文学理论相反，“元文论”告诉人们的不是一个文学的确定的、“本质主义”的答案，但也绝不是告诉人们：文学没有本质；文学理论就是什么都可以，文学理论都是“范式”，因而都是“相对”正确的，也都是“相对”不正确的；文学问题没有答案……“元文论”需要完成的任务，是引导人们去进行理论思维与思考：引导人们知晓“文学的本质”“什么是文学”的问题是如何被思考的，引导人们如何去就“文学的本质”“什么是文学”的问题进行理论思考，引导人们如何通过思考关于文学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体系，间接性、中介性地去思考“文学的本质”“什么是文学”的问题。在已然作为一种思维和思想格局明了“文学理论”的概念性构成与概念思维的本质的前提下，如此的思考路径与思维方式，便不会得出一个新的文学定义与概念性结论了事，而必然会不断地将更加丰富的内容包罗进来。